敬事草

撫事草卷十八目録

原缺

心其南京四品京堂自陳疏并南科南道拾遺
疏及吏部覆北京四品京堂自陳俱乞早發至
于欽留科道更望俯從察典即錢夢臯特旨留
用然既經考察實難展布 皇上之所為愛惜
人才者不必定與以臺省之任而人臣所以效
忠朝廷者亦不必臺省始可報稱也伏乞 皇
上大加旋轉率由舊章斷自 宸衷出之于外
豈獨使臣置身于是非之外而所以補國事之
闕遺者良在是矣臣前疏所條必蒙 聖明鑒

納計旦暮之間次第採行至欲仰徼特斷早訖察事則尤臣所首先惓惓者也老病侵尋日加一日狼狽支離實難勉強更望　矜憐賜之骸骨舉家幸甚不勝懇款祈禱之至（七月初一日上　初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悃南京察疏業已發閣票擬隨當批行錢夢皐已有旨了卿心迹既明宜遵

屢旨早出贊理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原缺

下必能諒之卿何庸言惟是國家多事委非一端
維新政幾必賴元輔豈可以人言決去自隳其未
竟之功亟刻期入直畢殫忠猷乃見始終為國之
實朕念茲釋茲佇望甚切慎勿再有托陳吏部知
道

救賀主事等疏

奏為闡諭驚悚冒感納忠冀一轉旋以光　聖德以溥臣罪事臣閉戶省愆飭巾待盡正當呻吟宛轉之中聞吏部接出　聖諭降處賀燦然等三人詞旨嚴切臣捧誦終篇至禁黨救激擾敢不恪遵顧此事不惟于　聖朝有關係而于臣亦大關係被降三臣方求多于臣臣非黨救明甚而冒進一言則為　皇上非為三臣也顧少垂闡霽而俯納焉臣惟士生　聖世欲建一

名第一勳其抗志不無過高而持論或有未審然本忠義之所感發仰恃　聖明在上能優容之采納之耳今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諸疏皆感時輸悃期以報效朝廷藥之苦者利于病未可以惧聽過揣之失而棄其言并棄其身也
皇上因科道之人特留被察諸臣非常之原自是衆心所疑豈惟三臣臣實有罪臣入仕以來幸未嘗傷一人今一日而傷論臣者三曷能自安徬徨踊躇寧以身受不顧目見三臣之顛沛

也前劉元珍之降臣申救朱俞方用為愧豈知
人數更多降處尤重疚上加疚愧中生愧復何
顏面立于人間夫犯鱗觸領人臣所甚難藏垢
納汙人君之盛事容之則譽歸朝廷而臣亦與
有其榮罪之則譽歸言者而臣當顯受其戾萬
世之下使朝廷有不能容言之名而事始于臣
臣所痛心宜亦 聖明所慜念也臣恭繹前諭
寬小臣所以安大臣日夜顧諟勅之心胞輙敢
援此而申約牖之請願 皇上寬賀燦然劉元

珍麗時雍三臣之罰復其原職以增　聖德之
光其波之餘亦足為臣賜大溥天慈責以後效
有不誠悅心感捐糜而圖報者非忠義之夫也
必不然矣臣無任瀝懇祈望之至七月十三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賀燦然等出位狂肆沽名圖報詆朕誣卿本
當重治知卿休休忠悃已從輕處了何又来奏救
還該重處姑且置之卿宜祗承屢旨仰體朕懷即
出贊襄化理勿以浮言託陳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謝恩事臣頃以奉職無狀屢致煩言七疏祈骸未蒙矜許七月十六日鴻臚寺少卿李承華等恭捧聖諭到臣寓所宣讀諭首輔一貫次輔鯉當今天變頻仍人心詾詾維新庶政協和萬邦正在今日朕以一人焦勞于上而股肱心膂之臣尚猶自顧身名杜門不出卿等自為則得矣如國家大事何古之任天下之重委身於是非利害之場者當不如此着鴻臚寺堂上

宣諭朕意即日入閣辦事同寅協恭以佐朕之不逮毋得再有託陳諭卿等知之臣謹扶病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朽質難雕蓬心不暢遭逢聖明濫竽政府不惜頂踵敢顧身名然心力既限于天賦盤錯復交于時幾積罪叢愆屢經指摘義難辱國故請退躬茲者特須諭旨責以大義督令佐理仰分焦勞臣亦有心胞豈後犬馬正以天災人告並集一時心膂股肱寄之身責立不諱之朝而無片言之裨居可為

原缺

乞休八疏

奏爲邇閱孔多萬冝退避以懇 聖恩早放還山以清簡書仍留被降三臣以通言路事切臣以察事未了屢致煩言安敢自謂無罪 皇上特爲昭雪至降處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三臣夫欲雪臣之罪而先罪言事之臣適足以重臣之愆尤滋天下之口語也已具疏請留冀望賜名昨接吏科侯慶遠等十三道李楠等及提學御史周家棟揭帖同辭申救 皇上方許臣需

維新之政則前此放逐者尚傒賜環現在三臣豈宜降黜霽威寬宥正惟此時臣不勝懇禱內侯慶遠等疏謂親臣善託以自驕臣不敢不戢其良規也舉舊年錢夢臯年例外轉臣等揭留一事誠亦有之初楚藩與妖書二事適與錢夢臯責備臣等而於次輔尤甚次輔嘗與臣言大臣當務休休往時為某某輩攻擊不遺餘力然終不以一毫意氣相加又嘗勸臣勿以某某輩衡于胸中我於夢臯絕無芥蔕臣心服其言方

次輔堅卧不出吏部適以年例陸夢臯臣告之次輔次輔書来有云昨見銓曹此舉心甚不安我輩一片忠誠絶不以人言介意天下誰能諒之今惟留之深有益于世道不但弘雅度而已宜加懇惻以有妨大體阻言路為詞或可濟事不然生無顔面復出矣臣等因具揭請留當是特傚囚之獄未結謫諆之風尚存臣惟恐次輔之美不彰次輔之出不早也惟恐臣等之休休不著朝端之紛紛不息也且欲召目前之和氣

未暇討後來之毀譽寧知留之後復有察察之後復有留而致今之多口乎自當時言之留言官美名也次輔之容德也自今日言之陞而復留誠多事也臣之過舉也臣亦追悔之矣臣聞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臣蒙 皇上誤恩愈植則愈傷生平問望不彰而瑕疵具見強從筆札謬為分疏涸精竭神病乃滋甚凡此十餘年中經常人所未經之憂患受少壯所未受之苦辛心長智短叢為過端雖欲與天下共改之道無繇

也臣聞君子有過謝之以質三臣不留則臣過益重臣不亟去則病骨將銷　皇上未遂臣請而使三臣先受其禍萬口所攻寧有餘忽萬手所搏寧有完膚　聖明在上亦有意哀憐之乎伏望大轉天心將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仍復原官以光　聖德憐臣萬苦孤踪決無復出之理罷斥還山使不至以身為的舉家幸甚臣不勝瀝懇祈禱之至　七月十八日上　二十三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辯白悉明閣臣每奏特諭揭奏商

確時政乃係禁中密勿外廷何得流傳且錢夢臯
誠有卿等揭留出朕裁斷若以外轉考察奉旨留
用疑詆卿等如先令科道有擬陞外轉的部本非
止一人多有因乏人留中莫也疑是卿等揭留昨
大察朕見兩京科道缺人故傳特旨留用非自一
錢夢臯耳朕心鑒知天下必能諒之卿宜遵屢旨
仰體朕懷時下即出輔政慎勿託陳吏部知道

乞休九疏

奏為九懇 天恩早放歸田以重政本以延餘命事臣不稱任使交叢嘖言伏蒙 皇上屢降德音趣令視事臣雖冥頑不靈而一隙微明豈不知 聖心未厭薄臣尚可以補前過勉後圖也顧念內閣謂之政本關係緊要少有蹉跌患害匪輕臣首玷十年狗馬之年亦六十有九矣往時精力未衰勉加鞭策猶能補苴罅漏不煩白簡比來年運日頹形神日憊智慮日短愆尤

日多左支右吾時捉襟而見肘東塗西抹或補孔而成瘡人言之攻臣與病魔之攻臣一時并至病則痊可無期言則昭雪無日縱蒙昭雪而天下之溺如故終身之慚有餘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祇見求工而反拙卻行而難前適以身為天下質來四面之攻耳　皇上能分臣之謗不能釋臣之慚能白臣之誣不能起臣之病兩月之中霍亂者再曾不知天之在上地之在下晝之為陽夜之為陰生之為樂死之為苦也舉一

思而忽忘其所思出一言而自舛其所言然骨
僅存瞀亂特甚間復扶頭草疏如箠楚交下不
能擇聲膏肓二豎牢據臣中耳目肺腸非復臣
有呻吟喘嚥非復臣知雖自狀其苦不可勝狀
也何由而感通于 至尊旒纊之前譬之乳子
之有痛苦將知叫號躑躅特在慈親體恤自有
神應而潛通者寧待于言乎總之老病與厄苦
相乘而不可留尸曠與罪戾相乘而不可留報
國無資庇身無術前此已誤不容再誤伏望

皇上特弘至仁俯垂昭鑒放歸故鄉俾疲駑之
骨逸于荒郊微蟻之生游于大造臣舉家焚香
祝萬萬壽不忘銜結 七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心事光明正大朕所鑒知人亦自能體諒
昨已屢有諭旨趣卿即出商確時政何以又有此
奏使朕懸念不釋政本久虛宜體眷懷亟入贊理
慎勿再有託陳吏部知道

原缺

論先務用人揭帖

三臣題臣等猥以匪才並蒙簡寄臣一貫尤不職之甚極宜斥休而 聖諭嚴切責以君臣大義許以待出共圖是以冒顏入班冀效尺寸天下方謂臣等自今以後必果能贊 明主維新之政而慰四海倒懸之情不宜悠悠度日復如昔矣臣等竊惟為政之道貴知先務先務之急惟在用人而當今用人之所最急者則在吏部都察院在京在外缺官缺差無一日不奏聞于

上前至于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　皇上宰持其章不下故朝廷之政令無統而事多廢閣天下亦人人觖望而口語繁多也今惟將用人之途一通則領挈裘順綱舉目張自兩都以及天下處處有為　皇上持法者而法紀自彰有為皇上理財者而財用自足明刑有人而刑自清弭亂有人而亂自息諸事可以漸舉而坐見天下太平　皇上之所以許臣等出而共圖者不徒托之空言而臣等此一出亦不為虛負國恩

原缺

催用人揭帖

三臣題臣等于二十日具揭上陳請　皇上急舉先務將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二應本章早賜檢發此實奉行　皇上維新政幾之諭也臣等日夜腐心望如饑渴乃今數日尚未聞命則皇上詔旨似成虛文而臣等此身真成負國矣天下方謂臣等今後必能濯磨振奮致是君也澤是民也不悠悠碌碌如前而已也今無以慰天下之心而成　皇上之命滋甚憂懼滋甚慚

恐輒敢再進一言竊惟事有出于創見者固當沉思熟慮而後發若尋常日用通行之事皆宜随来随應不必多慮多疑譬之飲食何須反覆思維而後舉匕筯乎節節留難時時阻隔萬幾之繁何時可了秖見其日委日積而叢天下之弊矣今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乃 祖宗之定制 皇上所常行竊揆 聖心曷嘗不謂當行但過于持重不即行耳夫知其當行而猶不行所悞之事何可勝數哉 皇上素以乾斷自雄

而此獨不斷故天下不疑 皇上而疑臣等或謂臣等請之不力或謂臣等參以私意所以鞭策臣等者日急而臣等亦安得少緩少緩則鞭策者益急而臣等並七十老耄之人何能存活章服所以為榮也而反以為辱又何能鬱鬱久居此乎 皇上處深宮之中不見天下人情之遑遑也若臣等雖閉門在家而愁歎之聲日至于耳一出見人則苦形悲狀觸目而是皆發于憂國憂民之心至誠惻怛之實非由勉強豈皆

私便臣等但能與之揮淚飲泣不能為之寬詞慰譬也故對人則羞慙滿面獨處則愧怍填胸不向 皇上再三祈請可晏然而已乎有如臣等以難為之事強 皇上不允可也令所請乃至易至簡不難為之事也以不急之事強 皇上不允亦可也令所請又至要至急不可緩之事也天下一日無官則一日無政事一處無官則一處無政事 皇上謂內閣不可空虛而嚴促臣等入直何獨中外大小衙門而忍于空虛

乎亦可比喻而知矣伏乞 皇上將吏部題覆

都察院題差一應本章亟賜允發以慰人人懸

跂之情而弭叵測之憂亦所以賜臣等顏面而

使容其身于朝堂之上也臣等無任懇切企望

之至

此揭將上會得前旨而止

乞假修墓疏

奏為親墓未修夙心增割懇乞　聖恩俯容給假歸省以光孝治事臣幼服庭訓長值明時忠孝大節頗知砥礪蒙　皇上眷顧超越等倫糜骨粉身未酬萬一又何忍頃刻離丹陛之前但臣今日事關父母萬難恝然輒復哀鳴以祈矜許臣父母葬地止一席真土勉作兩穴以厝二棺南方土薄而山中之土尤薄穿鑿不深僅可數尺二棺之外全借客土幇培一時杵築不堅

年来漸至圯蝕臣之氣痛徹于骨髓且臣連遭蹇厄身苦多病家衆不寧事緒紛拏口舌交併日煎月偪堪輿家以為墳墓欠安亡靈見責之兆臣思一身禍福猶其小者二親骸骨豈可久令不妥耶臣子代行空往空返毫無禆補揆之事勢必宜臣身一歸庶可葺理無悔臣兩年以来精神短少擧動顛倒功效蔑聞咎殃叢集年已七十来日無多若再需遲必抱終天之恨福過難以消受運往豈能復還病甚又不敢醫脾

原缺

口不能言身所自出性所自鍾天不可欺人不可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臣無日不與臣子相對而泣是以病日益深心日益亂外謀日益多凶咎日益集不待堪輿家言而久古之事已遠於吉利之兆矣以此謀國豈不顛倒錯亂而益滋其罪亦何益于天下之分毫乎修墓一事動多拘忌非臣子少年所能勝任昨歲之行明知無益臣往者躬親杵築猶不堅牢以有今日之悔詎可再行轉託漫無經心後日之悔復何可

及臣年已七十日薄西山憂病相仍旦暮難保及今不自補葺將來終無所望自損月蝕與棄屍同不孝之罪通于天地尚何可以稱人也臣舊年已堅此請非于今日始請苟可遲緩何必頻煩于　至尊之前親有剝膚之災臣有刻心之痛日夜摧切勢難復留縱使強留亦萬無久留之理是以補牘哀祈不能自止儻復不蒙亮允則生無歸期死難瞑目伏望　宸慈親賜乾斷許臣省墓一假使臣補情事之大缺戴而且

于又聞臣子子孫孫感戴天恩永世無極臣無任號泣懇祈之至九月初七日

上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悉至情豈不體念惟卿先壟卜兆已吉安厝已定即令不過修補卿男已曾代為何又親自請行再三未已國事多艱卿為首輔即云廷議已備亦須贊襄乃決卿宜勉遵前諭時下即出毋得過信堪輿負朕懸懸之意吏部知道

原缺

殁皆頂戴于無極矣以恩深報淺罷臣逐臣為
人臣負君之戒亦所甘承幾微無憾惟　皇上
早賜裁決臣無任涕泣悲號瀝懇祈望之至九月
十三日上
十五日奉
聖旨卿再疏展墓朕諭已明何為又有此奏方今
國家多事與　先朝事不同豈得援以為例卿宜
為朕少耐忠孝自可兩全何在今日其尚體朕延
佇之意即出贊襄慎毋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乞假修墓四疏

奏為情事迫中懇留滋苦四懇 聖慈俯准[illegible]假以抒沉痛事臣以親塋圮蝕三疏請假援照先朝大學士楊士奇例以請實係迫切至情伏蒙 皇上勉留未即許可捧誦 綸音大慟伏地感 聖恩之過渥而憂天遠之難通恨此生之為多而嗟進退之維谷也既而繹思 聖慈未嘗不見憐未嘗不見許 諭臣少耐許臣兩全若謂聽臣之歸自有日者臣復私慶以為猶

有一線生存之路九死可出之期連日勉強自
排千忍萬耐愁痛凝絶欲有所陳但以不擇鳴
音非可上塵睿覽謹復粗陳梗槩實冒萬死以
祈兩全臣惟楊士奇先朝事體誠與今不同也
成祖躬擐甲冑萬里親征于時九鼎未定京都
猶稱行在海內之民方出塗炭草昧之業正須
經綸歷 仁 宣 英三朝尚非無事之時所
左右匡弼奠萬世之策者寔惟三楊而士奇為
之首眞重臣也今 累朝熙洽 皇業鞏安

皇上主持于上群工奉指于下臣以至不肖之身忝竊其間何益于輕重有無之數乎時非先朝之時臣非士奇之臣顧士奇尚可三告臣亦可以一告矣即以士奇事遠而不可比如近日大學士王錫爵乞假奉毋前後兩次皆蒙恩俞臣姑舍遠而比近以徼恩于 皇上 皇上以孝治天下所以憐臣者必不異於錫爵矣甘旨之睽違錫爵尚且不忍屍楮之淺尠臣心復何能忍況錫爵一親也臣二親也臣之情尤倍加

急也錫爵再告也臣三告也臣之請又非屢煩也　皇上于錫爵再告而再允之之應之如響亦不厭煩謂天理民彝之在天下不可一日亡故亟俞也伏冀推此心以憐臣而使臣亦可以為人亦可以為子以免于萬世不孝之罵名是臣之所仰天長號而懇求于丹陛之前者也不然臣有痛死耳夫忠孝原是一事不孝必不可為忠雖賢不肖殊品而皆人臣也皆人子也士奇三告錫爵再告臣遠不得比士奇近不得比錫

原缺

大學士王錫爵等具疏控辭即蒙俞允蓋亦因

前例之無而非創為此辭　皇上亦信錫爵非

虗而特允之亟也臣等今日安敢違例而拜命

哉臣等今日不患恩寵之不多而患恩寵之過

多　皇上之所以念臣等者太厚而臣等之所

以報　皇上者太薄即舊例可受且不敢當况

起例之所未有滋不敢矣臣等不約而同連名

具辭伏望　皇上亟收新命以免再三之瀆十月

初四日上

初六日奉

聖旨纂修玉牒重典告成卿等分猷嘉績朕心忻
悅特以加恩示酬原係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
所辭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再疏

奏為往例當循誤恩難受懇乞　聖明亟賜允辭以存大體以免屢瀆事頃以恭進玉牒奉勅加恩臣等查照先年舊例合疏控辭未蒙賜允竊惟人臣辭受之節有義有例賞當其功則受不當其功則辭義也義所當受前人必已先受義所當辭前人必已先辭人受亦受人辭亦辭例也纂修玉牒臣等僅僅督率于上未嘗身親其勞密勿委寄既不當借筆札之役以冒功殿

閣臣工尤不當分小吏之勞以饕賞前此閣臣並無受例臣等可靦顏以受乎國家見行事體無不稟之于例例者酌于累朝而傳于今日前人行之後人以為楷所以絶人覬覦而杜無涯冒濫之端也例猶規矩準繩也可一日而屑越哉人雖至廉例所當受欲辭之而不可例固可以裁天下之過讓者人雖至貪例所當辭欲受之而不可例尤可以裁天下之過求者不問其事但問其例一言而可決也臣等束身蹙跡事

覃問例尚不免於戾豈可復創所先自無恥見
在職守方難稱塞引罪而逃謗猶交集榮為愧
媒寵為辱府同心一意萬所不敢故復合詞再
懇伏望及早收回㢟臣等不至瀆陳而　皇上
亦免于瞎擾臣等無任悚息懇祈之至十月初八日上

初九日奉

聖旨朕以玉牒書成卿等勞績加恩眷酬實遵舊
典原不為過卿等宜當勉遵成命勿得再有所陳
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三疏

奏為特恩非典萬不敢承懇乞亟賜准免以存政體事項以恭進玉牒奉勅加恩臣等再疏辭免聖旨來俞彌增慚悚竊惟玉牒一事惟是收掌校對謄録官吏委有其勞不可不酬臣等斟酌具題亦皆斤斤不敢多假若夫編纂儒臣余天叙王圖及先後編纂諸臣雖經心手顧文學侍從地望清華筆札之役特其少節不當與中書等官論功同叙考之前典亦所未有故臣

等皆不之及豈有待人者如此而自待者又如彼萬無受理亦可諒矣我朝政體原尚簡質疏無纏綿之語人無虛假之讓即特授大拜不過一讓至如請乞不待多言 皇上初載此意肅然惟至近日浮靡成風故陳託漸煩王情反滯所以亟挽頹靡之風還醇實之舊者宜從臣等始伏望俯察懇情蚤賜俞允不惟臣等之幸亦國體之幸也 十月初十日上 二十日奏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總裁年久勞績脈

已鑒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等宜當勉從成命
慎毋遜辭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四疏

三臣奏為恩命殊恒控辭非瀆懇乞　聖明發
賜矜允以逭愆戾事頃因玉牒進呈加恩臣等
三疏辭免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
總裁年久勞績朕已鑒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
卿等宜當勉從成命慎勿遜辭吏部知道欽此
竊念臣等猥以淺薄蒙　皇上簡命居輔弼之
任纂修特其一事而玉牒尤不甚難何功可言
而冒濫若此既以三疏懇辭矣猶未矜允是使

臣等滋甚踢蹐也自昔閣臣之恩亦有異同有前人不可受而今人可受者有彼人不可受而此人可受者故有例辭有誠辭有一辭有再辭有分辭有合辭今臣等不特一辭再辭三辭而為四辭又不為分辭而為合辭此正誠辭非例辭也況此特就事論事而已臣等罪過彌天擢髮難數方兹待黜何復言陟若或濫叨則臣等悉貪昧忍寡廉鮮耻之人無一可立于班行之上矣故以必辭為期而又以蚤允為快也 君

父之前奚敢剿說一字皆出血誠絕無同異伏

望 皇上即賜俞允庶寬萬分之責九遷三錫

之榮不過矣臣無任悚息懇祈之至十月二十三日上十一月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纂修實繁勞績朕已鑒知加恩示酬原不為過既卿等合辭屢疏懇切特允所請以成卿等勞謙之美吏部知道

原缺

五宜去五不可住者臣加多矣無功有罪當去
年衰病憊心神困竭當去　皇上待臣甚優天
下責臣甚急臣實不足以通上而達下宜去二
親暴露以身為質而呼臣痛于[illegible]措不容不去
此位此地難以久居自来相臣以貪戀一念遂
成權奸之名急宜去　皇上不博任天下賢才
而獨留臣天下謂　聖主有私人以臣之故致
累　君父又急宜去以一生強壯之力報君而
以垂死無用之身報親宜亦　聖慈所矜允也

昔漢昭烈不強留徐庶以慰人子急親之心我
皇朝不強留楊士奇王錫爵以昭君臣一體之
誼豈於罪臣獨靳一去同官二臣非不知臣痛
苦祇以避嫌之故不肯為臣一言非　皇上俯
賜哀憐誰則憐之人或責臣且為　皇上大轉
移一番然後去是何輕量　聖明之主不自作
轉旋而為此語以重臣之罪也　皇上舉新政
不須臣即新政盡舉臣亦當去壬寅以來臣無
歲不求去借令得去臣無今日之多口而國家

亦無今日之多事蹉跌至此尚無戒乎數日來
萬楚攻中厥逆幾死若不見救勢無久生三十
八年侍從之微勞乞恩惟在今日 皇上哀而
許之臣無任痛哭流涕哀籲懇祈之至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覽卿此奏情詞愈懇朕心惻然獨念股肱重
任倚仗耆碩如左右手章內屢宜退休之說殊亦
謙讓太過雖云萬幾裁決皆朕獨自主持而凡事
虛心聽納豈不賴卿贊理此自古今大義慎勿再

有所陳吏部知道

揭帖

題臣頃者屢疏求去言與弟俱非不知從命為恭居官為寵惟是人臣報國以方寸為主方寸既亂無所不亂反白為黑遇樂成悲何怔手視簪纓若幽囚等榮華為憔悴亦可憐矣臣自聞親墓圮蝕一慟之後魂不附體神不守形若癡若狂半生半死醫無措手命懸須臾 皇上錫以溫綸臣豈不感然不能承惟知有去即臨以嚴諭臣豈不悸然不能改惟知求去臣非為近

臣頻言去年此情先已傾瀝緣 欽命臣子泰
鴻代行不敢再瀆今臣子已来毫無觧于臣心
是以国申前懇憐而放之惟命寵而逐之亦惟
命許其一去寵逐亦禁呼天而天不聞祇有一
死耳惟 聖明憐察早賜裁許無任號泣請
命之至 十月二十八日上

原缺

元孫誕生請加　聖母徽號揭帖

三臣題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誕生該禮部題奉欽依照萬曆十年　皇太子誕生例行臣欽查得萬曆十年欽奉勑諭尊上　聖母徽號茲者正值　聖母六十萬壽之辰親見曾孫誕生多福齊臻百順攸聚此古今難得盛事　皇上純德格天大孝尊親神祇錫祐乃克臻此臣等竊惟尊親之典有加無已恭請仍前尊上　聖母徽號特諭禮部擇日具儀行禮容臣等備辦

冊文詔書等項以備欽用其皇孫誕生詔書宜
有曠蕩洪恩覃敷慶澤合候各衙門開送條件
到閣臣等斟酌上請統候　聖明裁定施
行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勅旨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再進擬　諭揭帖

三臣題昨臣等仰體　皇上大孝尊親之意據例以請盖在　皇上有必至之情在臣等不可無容勿之奏禮固然也今擬　聖諭一道乞發禮部擇吉具儀以見　聖孝有加無已之義伏乞裁議施行擬上

聖諭諭禮部皇太子第一子生正值　聖母六袠萬壽親見曾孫隆茂　慈幃大慶宜崇加　徽號尊稱之禮可擇日具儀來行十一月二十三日上

謝宣諭疏

奏為謝恩事臣於十一月初七日奏為控疏求去未蒙允俞乞早賜玦以免煩瀆奉 聖旨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圖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覽卿此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卿之去矧輔弼重臣宜先國後家特遣鴻臚寺堂上官齎送卿寓宣諭卿當體朕此意自可無庸再請即日入閣贊襄吏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堂上官李承華

等恭捧到臣寓所臣恭設香案扶掖匍匐跪聽
宣讀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一紀辛苦一腔
愁苦遍身是口亦不能言　皇上尚不忍釋臣
豈臣而忍釋　皇上人臣孰不求得君而用之
豈其固留之而反不肯留大非理之所宜有也
然則臣之苦情亦可諒而知矣惶惶　聖明何
所不照未准臣一去更加之以寵光訓辭夫寵
光愈增訓辭愈溫則臣之罪戾于此愈甚臣號
天無路訴地無門報答主恩惟賴此身身跕危

亡將何擔任君命及門倉卒不能言惟有惶恐
惟有感激謹具疏陳謝隆天厚地覆載難比臣
不勝涕泗悲號嗚咽之至十一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可即出贊襄慰朕懸
望之意禮部知道

辭免河州捷恩疏

三臣奏為隆恩誤被揣分難堪懇乞俯容辭免以安臣節事昨吏部接出 聖諭勑吏部河州大獲奇捷朕心嘉悅內閣輔臣殫忠運謀勞績茂著茲特加恩示酬元輔一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賞銀五十兩綵叚四表裡次輔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賡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各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各賞銀四十兩綵叚三表裡俱餘官如故都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臣等捧誦綸音感激欲涕顧惟分義實難祗承竊聞國家有一定之典賞必靳於當功臣子有自安之分恩無容於濫據賞非其功則褻恩受非其據則踰分褻恩非國家盛事而踰分尤臣子大戒也河州之捷實賴　皇上威靈將士勇敢救寧疆場功在行間臣等待罪密勿未嘗借一箸之籌佐一臂之力而覥焉叨榮真有心口交慙魂夢自惕者自昔閣臣不與邊賞非為虛謙上為朝

原缺

元孫誕生草詔先論礦稅揭帖

謹題竊惟皇孫誕生臣等連日奉命草詔如補官釋罪等項皆可查照舊例擬議進呈惟礦稅一事乃皇上邇年之所特起舊詔所無也天下人心日夜願望惟此第一最急臣等竊惟殿工礦稅事本相須近奉明諭已緩殿工伏想聖心必有并停礦稅之意惟以特諭行之而不緊列于詔書則薄海内外知出自宸衷為非常恩典至光明至煊赫當今一大聖

德聖政可以培社稷之厚澤垂永久之令譽收渙散之人心息窺伺之邪謀黄童白叟懽欣鼓舞齊祝萬萬歲無疆之壽矣今詔事迫近不得不款款切切恭陳此情望 聖明採行不勝瞻望之至

回罷礦調稅　諭札揭帖

三臣題今日該文書官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以頻年天象示警朕心兢惕殊切省躬昨覽工部再疏題請興建殿門以完鉅典但物力艱支何時就緒朕連日熟思見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之時朕甚惻然已遣內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徵

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內外官員一併觧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觧稅監一半觧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觧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明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宗鑒臨敬畏修省實政昭示 朝廷權宜濟助太

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有次第奏請通行停免鄉等擬諭來行欽此臣等不勝欣忭不勝頌仰恭惟　皇上本具堯舜至聖之資全體天地好生之德初御以來恭儉禮下取民有制仁心仁問洋溢于四海豈于久御之日而顧殖貨厲民哉惟因工役繁多取資無術所以出此不得已之下策顧君有不得已民亦有不得已上下交征而失其樂生之心至于今日極矣臣等囦謂　聖明在上旦晚轉移決不令百姓久困

也果爾一旦恭奉 特諭如重陰之際而日月
忽開如亢旱之餘而甘霖忽降非常恩澤濬發
宸衷於是人人曉然知 聖主原自仁慈天下
徒多疑慮矣雖稅未盡撤而礦已盡停即稅未
盡撤亦付之撫按徵收以一半入內供以一半
解該部令棍徒游手不得漁獵于其間民間纔
出一錢朝廷即獲一錢上既享利下亦甘心此
亦子來之衆愛戴之情也臣等連日草詔正苦
此條令奉 明諭手足踴躍 皇上令臣等擬

諭来行臣等何必再贅一詞惟有稍加潤色進
呈耳伏候覽裁此事不獨工部之幸亦戶部之
幸臣等敢并及之使其咸知感激恭祝萬萬歲
壽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垂示永久謹具回
奏以聞 十一月三十日上 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體悉詳慎朕心嘉悅已
知道了令值 聖母徽號典禮隆重國家有事之
時元輔二輔屢須諭旨何不遵承安忍在家自逸
殊非同寅協恭朝夕獻納之義還著文書房官齎

送兩處傳宣即日入閣賛襄以慰佇望至意該部

知道